

知乎盐选 | 红梅

红梅

成灏睡醒的时候，听见外头鸡人报卯时了。

他睁开眼，阿南在给他包扎着伤口。窗外的晨光一点点地亮起，天空如沾了泥的薤白一点点被洗净。月影与梅花，忽忽不可辨识。

成灏看着阿南的侧脸。她清瘦，克制，如一潭平静的水。

「疼吗？」阿南看他睁开了眼，轻声问。

成灏摇摇头。

「今儿是年三十，今年的最后的一个早朝了，圣上去吗？」

「去。」成灏说着，已经起了身。阿南卷起珠帘，端来一盆水。水温刚好，就连帕子，也已经泡得松松软软了。

阿南将热帕子覆在成灏的脸上，温润的气息熨着他的面颊。

成灏想，她是了解他的，知道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早朝他一定不会误，这些细节，她早已准备得妥妥帖帖了。

「安平观那方士如何了？」成灏问道。阿南道：「那方士昨儿晚上在被子里窒息了。」

她着人悄悄往安平观的百和香里加了一味催眠的药，余苓昨儿过了黄昏，便起了乏，躺到榻上，想歇一会子。被芯自然是换过的。他有喘鸣之症，这一睡便再也没起来。那一波等他号令的百越杀手，苦等无讯，群龙无首，乱成一团，被御林军趁势围攻剿灭。

因着阿南这一计，事情比计划中要顺遂了许多。

成灏道：「你做事素来干脆利落。」

「那方士口中关于鼠的卦语，非他卜出，而是小嫫泄露。所以——」阿南想了想，还是说出了口：「所谓的若得明君，当幸东南之语，亦是假的。圣上不必信。」

成灏点头：「孤知道。」他擦完脸，将帕子递与阿南：「孤已知会孔良，所有关于此次百越作乱的证据，全部移交给兵部，不日，便出兵伐越。」

阿南道：「不等这个年过完吗？」

「不等了。既然敢行此狂悖之事，便休想过好这个年。」

阿南沉吟道：「小嫫和小婵这两个婢女的事，倒给臣妾提了个醒儿，圣朝现时仍有许多隐藏很深的百越细作。这些人或许从父辈母辈起，便背负着使命。留着他们终是祸害，不如趁此机会，清理一番。免生后患。」

「嗯。」

宫人们端上粥来，成灏喝了半碗，起身便往门外走。

风吹着凤鸾殿外的松柏，松柏岿然不动。成灏突然转身，看着阿南：「你弟弟余慕，接进宫来吧，让他在尚书房与那些宗室子弟们一起读书便可。毕竟，他是你唯一的亲人了。」

阿南一愣，手中的粥匙停住了。

「圣上.....知道这事？」

「这天底下，没有什么是孤不知道的。」成灏说完，笑了笑，便离去了。

阿南瞧着他的背影，想着，成灏这个观棋的人，连她也看在内了。他一定知道，阿南的母亲改嫁到余家，阿南与余萑这辗转曲折的关系。余萑进宫，到底有没有中宫的相助？那卦语当中藏着的玄机，有几分真假？这些，成灏未必没有怀疑过分毫。

只是阿南的种种做法，让他放下心来。阿南一直以来都是向着他的。

干脆而果决。

忠才人、小嫔、余萑，一切与百越有关的人，一夜之间在宫廷中消失了。

宛欣院的西偏殿空了下来。

聆儿被阿南调来中宫，如愿做了凤鸾殿的掌事宫女。她是个机敏的丫头，刚上任第一天，便把凤鸾殿内所有内侍、宫人的名单记得滚瓜烂熟。恰逢着除夕，她指挥着一众人等，热火朝天地洒扫收拾着。

阿南站在檐下，看她往庭院中那一排松柏上披红挂彩，忙制止她：「聆儿，莫要如此。」

「娘娘，新年了，阖宫喜庆呢。咱们凤鸾殿是中宫，但是太素净了。这院中无甚陈设，只有松柏，所以奴婢想添些颜色。」聆儿笑着说道。

阿南摇头道：「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聆儿似懂非懂，但见阿南不允，忙将彩绸从松柏上取了下来，道了声：

「是。」

这时，孔良从外头走进来，屈身行了个礼：「皇后娘娘金安。」阿南淡淡道：「阿良，你真是圣上的忠心不二之臣。」孔良愣了愣：「娘娘突然说这话是何意？」

「余慕的事情，是你告诉圣上的吧。」

孔良低下头，沉默半晌，说道：「圣上连微臣安置余慕的居所都已知晓，微臣不得不说。」

阿南抬头看了看灰白色的天，轻声道：「无碍。迟早是要让他知道的。这样也好，可以早一点光明正大地将余慕接进宫来。他年纪小，在外头，本宫终究是不放心。」

须臾，阿南笑笑：「起来吧，阿良。今晚是除夕夜，圣上要在宫中设宴，为出征的将领送行，晚宴你带着夫人一起来吧。」

孔良与夫人窦华章，算来成亲已两年有余了。

「是。」孔良答应着，去了。

司乐楼。晚宴。

阿南身着凤袍坐在成灏的身旁。孔灵雁、宛妃、刘芳仪依次坐在右侧。筵席上众人心照不宣地都没提「忠才人」「二皇子」之语。仿佛他们压根儿没有存在过。

孔灵雁昨晚受了不小的惊吓，今晚精神一直不佳，提不起劲来，人前笑得心不在焉。刘芳仪自从关了半年禁足之后，老实多了，再也不似从前那般多语。倒是宛妃，今晚精神头儿很好，春风满面。

成灏钦点镇南将军胡谟带兵出征百越，宛妃与有荣焉。

成灏举杯：「愿将军旗开得胜，早日还朝。」

众人随之举杯。胡谟叩首道：「臣必不负圣上所托。」

杯中酒尽。宛妃表演了一出战马的口技助兴，气势雄浑，听之有如万马奔腾，在座诸人，无不拊掌称赞。

晚宴散时，阿南听见有人唤她。她抬头，是一个身着墨绿衣裳、戴着珠钗的端庄小妇人。小妇人恭恭敬敬地向她行了个礼。

是窦华章。阿南在年节向中宫行跪拜礼的命妇中远远地见过她两回，但未曾离得这般近。

「孔夫人。」阿南颌首。「臣妇有份薄礼想送给皇后娘娘，还请您笑纳。」窦华章冲身旁的小丫鬟点点头，小丫鬟抱了一盆花过来。

是红梅。红色灼人眼，这是最让阿南心梗的花。

当日，成灏曾为沈清欢种满乾坤殿的花。

「娘娘您瞧，这红梅开得好吗？臣妇听说从前乾坤殿中有许多红梅，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竟都枯萎了。」

阿南不动声色地吩咐聆儿把花收起：「这花儿开得甚好。孔夫人有心了。」

窦华章道：「只要皇后娘娘喜爱，便是这花儿的福气，是臣妇的福气。」

转瞬，她说：「昨儿，臣妇看见沈家清欢了——」

羡慕

灯火带着惹人探寻的黄晕。

头顶上，除夕夜的烟花开得热闹，然而，四散开来的那一霎，花瓣如雨，往下坠落，又分外荒凉。

阿南看着窦华章，不作声，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窦华章用锦帕轻掩了掩口，笑道：「沈夫人给她寻了个夫家，据说是平宁伯夫人的侄孙，算起来是沈夫人的娘家表侄儿。那后生才貌双全，很是难得。可您猜怎么着？沈清欢与他一言不合，竟拔剑斩断了他的束冠。他吓得了不得，几乎是逃着离了沈家。现下，京中贵族圈都知道了呢。依臣妇说，沈家清欢也忒娇纵了些。这些年，她议过的亲事有多少了？没有一个如意的。怎么着？这天底下的好儿郎，文也不行，武也不行，她想嫁谁？上天嫁玉帝吗？」

「本宫很想念小清欢。」阿南开了口。

窦华章似有些意外。在她七拼八凑、道听途说的那些传闻中，眼前这位邹皇后该是最嫉恨沈清欢才是啊。满上京，谁不知道，当年，沈清欢才是太后和圣上属意的中宫人选？是这位心机颇深的邹皇后，利用「太后还政」、朝中新旧势力更迭的契机，利用天子由来的猜忌，朋扇朝堂，让圣上怀疑沈清欢乃太后用来控制自己的枷锁，对其心生忌惮，方成功上位。

可为什么，提起沈清欢，这位邹皇后的口气突然如此温柔呢？

「孔夫人，清欢，她还好吗？还是喜欢穿着浅黄色的衣裳，像只飞来飞去的小黄莺吗？」

「.....她.....她好像是穿着浅黄色的衣裳来着。」窦华章有些尴尬地答着。

阿南仰头瞧着天上的烟花：「从前，圣上、阿良、清欢与本宫常常一处玩耍。少年时的情谊，真挚且美。往后这一生再不可得了。人哪，年岁越长，顾忌的便越多。」

她伸手，触摸红梅的花瓣：「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清欢都是本宫最羡慕的人。」

「臣妇.....臣妇不明白.....您，您凤仪天下，为何还要羡慕她？」

阿南淡淡笑笑：「她心思简单、透明澄澈，这样才能活得快乐。你说，是不是，孔夫人？」

窦华章低了头：「是。」

「阿良年纪轻轻，便做了御林军统领，且是皇长子之舅父，这身份在朝中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你身为他的夫人，应当做好贤内助，谨言慎行，莫惹是非。话出口前，要再三掂量才是。像方才议论清欢亲事之语，往后莫要再说了。」

「是。」

「孔夫人日后得了闲，多来宫里坐坐。」

「是。」

窦华章讪讪的，跪了安，退下。

阿南转身回凤鸾殿。

聆儿问：「娘娘，这红梅.....」

「送去花房吧。」

聆儿答应着，去了。

阿南一路走，一路思量着窦华章的话。清欢还未嫁。那个随心随性的女孩儿，从小被众星捧月长大的女孩儿，她眼里能入得了什么样的男儿呢？只要她一天未嫁，阿南的心便一天悬着。

成灏啊。她的枕边人，她的夫君，她用尽全力想与之站在一处的人，他心里还是惦记着清欢的吧。

阿南回宫没多久，成灏便来了。阿南有些意外，原以为今晚他会宿在宛妃处的。

成灏道：「今晚是除夕，孤当与皇后在一处。」

聆儿欢喜地端来洗漱之物。

成灏问：「铄儿呢？」乳娘抱了华乐公主出来。公主今日穿着红彤彤的袄儿，像一盏圆乎乎的红灯笼。她见了成灏，张开嘴笑，亲昵地唤着：「父皇——抱抱——」

成灏很欢喜，从乳娘手中接过她。这个女儿，异常早慧，玲珑剔透，是他的开心果。

「父皇——赏——」

成灏大笑。这个「赏」字，难为这个小人儿说得如此清晰、霸道。

「好好好。赏。华乐想让父皇赏你什么？」

「印——印——印。」

成灏笑道：「印？拿印的可多了。书生有书生的印，武将有武将的印，王爷有王爷的印，父皇亦有父皇的印。铄儿要的是什么？」

阿南瞧着眼前这父女俩其乐融融的情景，笑了笑：「童言无忌，圣上莫要理会铄儿浑说。她一个女孩儿家，要印做什么。」

说说笑笑，洗漱完，熄了灯。

成灏与阿南躺在榻上。黑暗中，成灏翻了个身：「今儿，孤命小舟去了趟沈府……」

「沈大人身侍三朝，功在社稷，年节里，原该派人去瞧瞧的。」阿南轻声道。

只要他不点破，她便愿意这样自欺。

成灏叹了口气：「她还是一身傲骨，不愿意理睬孤，连进宫一趟都不肯。」

阿南不再吭声。她呼吸均匀，像是睡熟了。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正月还未过完，圣朝与百越的仗便结束了。

百越祸乱圣朝国政，有错在先。圣朝出兵，有理有据，道义上便先赢了。周边一众番国，皆道百越王姁康祸心当诛。

两邦兵力本就相差悬殊，再加之胡谟久经沙场，深谙兵贵神速，几场突击，打得百越措手不及。

不足一月，便班师还朝。

百越王室，签下降书，被迫漂洋过海，寻了一处荒僻海岛度日。百越原有的土地，归于两广管辖。从此，百越这个小国，便彻彻底底地不存在了。

两广之中，原先与百越勾结的两名官员，被赐死。他们昧下的盐税，在抄家时，被抄出，尽数充了国库。

起初被杀手攀咬诬陷的无辜官员严璫，成灏下令，将他从狱中放了出来，做了新任的两广总督。同时，纳了他的女儿严钰为五品婉仪。

严婉仪自小在两广长大，皮肤微黑，但容貌颇为秀丽，脸蛋圆润，一双眼大而深，带着天然的南域风情。

严璫是个清官，做两广巡盐史十载，两袖清风，无有家财，府邸还不如上京之中的寻常富户大。

严婉仪进宫时，她和陪嫁丫头穿着都很朴素。身为官家小姐，严婉仪却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

成灏见之，叹道：「孤未见清廉有如严卿者。」遂对严婉仪颇为看重，赐了不少珍稀之物与她。

阿南安排严婉仪住在阅香殿，在刘芳仪所居的文茵阁东侧。

两宫相距甚近。

百越之战，是成灏亲政以来的第一仗，漂亮的一仗。

他加封胡谟为「一等虎贲将军」，在宫廷之中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

远在陇西就藩的渭王成灼也回来了。他是成灏的同父异母的亲哥哥，曾经的废太子，祈安太后的养子，先帝宠妃凌氏所生。

长乐九年，先帝在东宫骤然崩逝，祈安太后一手捧着先帝遗诏，一手抱着成灏，走上金銮殿。遗诏上写得清清楚楚，废了太子成灼，立皇三子灏为新君。这当中的风云诡谲，被世人编排了无数个版本。但，真正的实情，无人知晓，皆化作岁月与历史的迷烟。

成灏那时候才一岁多。他对这个哥哥毫无印象。他幼年时，曾问过母后：「父皇当初为何要废了这个哥哥，改立孤这个幼子呢？」母后不欲多说，只淡淡一笑：「你父皇自有他的考量。」

成灏觉得母后的回答模糊而敷衍。虽然世人皆说母后强势，废了太子，无非因为成灼非她亲生。但成灏觉得，以他对母后的了解，并不是这样。这当中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不可告人的原因，让母后难以向天下人启齿的原因。

故而，他对这个哥哥，从未消除过戒备与防范。

庆功宴上，他笑向成灼道：「皇兄在陇西一向可好？」成灼道：「谢圣上关怀，甚好。圣上有如此作为，想必父皇与母后在天之灵，亦深感可慰。」

成灏转动着酒杯：「听闻皇兄这两年热爱习武，去岁请了陇西剑宗入王府为座上宾，可有此事啊？」

姐夫

成灏是笑着的。他那张年轻英俊的脸上，山峰起伏，层峦叠嶂，隐天蔽日，藏着许多成灼看不透的意味。

成灼瞧着这个年纪小自己许多的弟弟，起身赔笑道：「回圣上的话，确有此事。愚兄近年来身体欠佳，每到秋冬，骨痛难抑，常伴有咳疾目眩之症。寻医问药，大夫说，可习武以强健体魄，愚兄便请了剑宗杨谒入府相授。」

「哦？」成灏道，「皇兄学得如何了？」

「愚兄不才，仅习得皮毛而已。」

成灏抬起右臂，往下摆摆，示意成灼坐下来。宫人往成灼的酒杯里添满了酒。

成灏叹息道：「说起咳疾目眩，孤不由得想起父皇。前些日子，孤翻看长乐年间的起居注，发现父皇在位十年，竟是病了一多半的时日。想来，父皇早早崩逝，与他素来多病不无关系。皇兄，你要多保重啊。莫要……如父皇一般。」说到「父皇

早早崩逝」，成灼的面色不自在起来。杯中的酒荡漾着，似沾染了红色，成了满杯的血，再一睁眼，原来是幻觉。

他从身旁随从手中接过冷毛巾，擦了把脸，醒了醒神，回道：「是。谢圣上关怀。」

成灏点点头，笑着向在座的诸人举杯，没再同他说什么。成灼的如坐针毡，他看在眼里。

据史料记载，父皇因病崩逝，但成灏年岁越长，越觉得不对劲。父皇虽然体弱，但他所患的，并不是类似于心症这样突发致死的急病。起居注上写得明明白白，父皇崩逝的前一天，还在宫中宴饮。为何一夜之间，猝死于东宫？

成灼的反应，让成灏坚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太子者，国之根本。东宫，轻易不可撼动。父皇仁名远扬，宫中积年老仆皆言，蚁从先帝履边过而不忍踩，宁可停住脚步。成灼若无大过，焉肯废之？

算来，成灼在陇西就藩已然十六载。西北十六载的风沙，吹出了什么样的心肠？

不急。他愿意走进往事的迷雾，把一切是非曲直都弄清楚。桥归桥，路归路。若这个哥哥当真心有不甘，他愿意与之过上几招。让其明白，他成灏如今能稳坐金銮殿之上，并不仅仅因为他会投胎，做了陆芯儿的儿子。

成灏一杯杯饮下花酿。众臣见圣上兴致颇高，亦都陪着频频举杯。

庆功宴毕，许多人都醉了。

顺康十六年的正月就这么在一片喜庆之声中过去了。

二月晃晃悠悠地来了。

因着镇南将军的这场胜仗，宛妃在宫中的地位水涨船高，都快赶上了生养皇长子的孔灵雁。且因为宛妃与中宫关系甚密，阿南命她协理六宫，是而，宫中许多事由，内廷监除了请示皇后，便是请示宛妃。

宛妃无有子嗣，酷喜抱着华乐公主玩儿。阳光晴好的日子，她抱着公主学走路；阴雨连绵的天儿，她用小炉子烘栗子，碾得细碎，喂公主吃；公主闹起脾气来，乳娘都束手无策，偏宛妃能将她逗笑。这些本是宫人的活儿，宛妃却做得乐滋滋的。

渐渐的，在华乐公主眼中，亦视她与旁人不同。公主睁着湿漉漉的大眼，牙牙学语，叫宛妃为：「宛——娘。」她第一次这么喊的时候，一向泼辣多语的宛妃竟怔住了，半句话也说不出，流下泪来。

宛妃的贴身宫女小妙问道：「娘娘，您怎么了？」宛妃道：

「铄儿真是个可人的孩子。本宫高兴。有她这声宛娘，本宫觉着，好像自个儿也有了个孩子似的。」

每日晨起，公主在软榻上爬来爬去，见宛妃来中宫请安了，便欢喜地喊：「宛——娘——抱抱。」

阿南微笑道：「妹妹，铄儿这孩子，跟你有缘着呢。」宛妃忙道：「这是臣妾的福气。」

阿南喝下一口白水，道：「常常有人跟本宫说，铄儿若是个男儿就好了——」宛妃快人快语道：「男儿怎么了，女儿又如何？依臣妾瞧着，铄儿将来不比她雁鸣馆那个弟弟差！」

余慕进了宫，住进了凤鸾殿的抱厦。这个圆头圆脑的小男孩，见到阿南的那一刻，便欣喜地唤道：「南姐，真好，又见到你了。」

阿南摸摸他的脸：「南姐告诉过你，游戏结束，会接你进宫来的。」

「大哥呢？」余慕问道。阿南答：「你大哥.....云游四方去了。从此，你留在南姐这里，南姐陪你长大，可好？」

余慕认真地思索一番，低下头：「大哥总是惦记着成仙，从前还总是跟许多奇奇怪怪的人一起鼓捣炼丹，南姐，你说，他会成仙吗？」

「也许会。」

「南姐，有一天，你会同父亲、母亲、大哥那样，突然离开我吗？」

阿南想了想，道：「南姐不会突然离开你。就算有一天，不得不离开，南姐也会把你安置妥当。你不必怕。」

阿南的话，就像是定心丸，让余慕放下心来。他莫名地喜欢眼前这个冷静的大姐姐。她的一言一行，稳如泰山一般。

余慕从此没有在南姐面前提及大哥。他愿意相信，大哥真的羽化登仙了。那对大哥而言，是最好的结局。称心如愿，好过求而不得。

命如园中叶，各自有荣枯。

成灏来凤鸾殿的时候，见到了余慕。余慕先是跪在地上，行了个大礼，呼「圣上万岁」，然后又拱手行了个礼，呼「姐夫安好」。

成灏问他行的是什么礼。余慕道：「您是天子，余慕见您，先行国礼，三拜九叩，愿天子江山万年，福寿永昌。可您亦是南姐的丈夫，余慕的姐夫，所以，余慕还要对您行家礼，愿姐夫如意顺遂，喜乐康健。」

成灏大笑，跟阿南说道：「你这个弟弟甚是知礼。小小年纪，心中有国有家、有君有民、有长有幼。」

余慕从此在尚书房与宗室子弟们一起读书。宫中人皆唤他为「慕公子」。

余慕念书颇有天分，举凡先生所授，不仅能默诵，且能变通，举一反三，众人皆道其聪慧。

人前，他安静少言，识眼色，深记不给姐姐惹麻烦。宫中后妃都挺喜欢这个孩子。

二月为如，又称花朝。满园春色悄悄酝酿着，仿佛下一刻便要绽开。

后宫添了两桩喜事，孔灵雁与新进宫的严婉仪，皆有了身孕。

清早儿，凤鸾殿后妃请安的时节，宛妃叹道：「子嗣虽说是自个儿的缘法，但也是老天爷给的福气，祥妃娘娘真真儿是命好，二度有喜。」

孔灵雁低头笑了笑。成灏去她的寝宫次数并不多，她自个儿都没想到，会如此幸运。她身旁的掌事宫女芷荷道：「后宫妃嫔之喜，皆是皇后娘娘之喜。」

阿南颌首。

严婉仪进宫不足一月，尚有许多拘谨。后妃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她甚少插话。她对阿南、孔灵雁、宛妃，以及与她位分平级的刘芳仪，都很恭敬。

刘芳仪肤色白皙，模样可人。她瞧着严婉仪的肚子，又瞧了瞧严婉仪的面孔，她不知道自己输在了哪里。

她跟严婉仪一样，都是因父亲在朝中得力，被圣上纳进宫的。为何严婉仪这个黑美人乍一进宫就能得如此大喜，而她进宫一年，还没有消息呢？

刘芳仪闷闷不乐。偏偏当晚，内廷监送补汤，还送错了地方，越发恼她的眼。

文茵阁与阅香殿挨得太近了。宫人走错了门，刘芳仪没好气地说了句：「拜神拜错了庙！擦亮狗眼！」宫人们不敢言语，端着汤，复又去了文茵阁。

严婉仪戌时喝下汤，亥时，便腹痛起来。

半夏

彼时，凤鸾殿里，阿南刚躺下。听到这个消息，忙起身，急匆匆地赶往阅香殿。

一路上，闻见早春清甜的香味儿，身旁的聆儿小声道：「这个刘芳仪，总是这么不省心。才解了禁足没多久，又惹祸。害得您深更半夜的不消停。」

阿南停住脚步：「刘芳仪？谁告诉你这件事与刘芳仪有关？」聆儿道：「方才来凤鸾殿禀事的小内侍说的。他说今儿晚上内廷监送汤送错了地方，端到了刘芳仪寝宫里，被刘芳仪狠狠骂了一通。刘芳仪说，这宫里的人通通瞎了狗眼，乱献殷勤，往后的路且长着，再过些日子，还不知道谁站河东、谁站河西呢。汤从文茵阁过了一遭儿，又端去阅香殿，严婉仪吃了就开始腹痛……」

漆黑的夜里，阿南凝神思索着。

「那小内侍长什么样子？是内廷监的人，还是阅香殿的人？」

「这……」聆儿努力回想了一番，「他急匆匆地来，没掌灯，奴婢实难看清他的脸。」

聪敏的聆儿说到这里，似悟出了什么，她看着阿南：「娘娘，不对劲！」阿南淡淡笑了笑：「当然不对劲。小内侍既是来禀告严婉仪腹痛，可为什么长篇大论地提及刘芳仪？刘芳仪说的话，一字不漏地来学舌。反倒是严婉仪的状况，模模糊糊，一语带过。他表达的重点究竟是什么？恐怕不是来向中宫禀事的，是来中宫放烟幕弹的。」

聆儿点了点头：「他说的话，一听，便会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严婉仪的腹痛是刘芳仪搞的鬼。汤从刘芳仪宫里过，刘芳仪对严婉仪腹中的胎有嫉恨，口出恶语。他是来误导奴婢、误导娘娘您的。」

阿南的步子缓了下来。她吩咐聆儿道：「待会儿进了阅香殿，一个字也别言语。莫用口，多用眼。多瞧瞧四下里细枝末节处。」

聆儿道：「是。」

阅香殿内，灯都燃着，门口站了不少的侍卫。冰冷的铠甲，让这个夜晚的气氛莫名紧张起来。

阿南迈进殿内时，见医官们都已赶到，黑压压地站了一屋子。

严婉仪嘴唇苍白，躺在榻上。成灏坐在床边，面有愠色。

阿南走上前，向成灏行完礼，道：「后宫之事，劳圣上亲临，是臣妾的过失。」成灏道：「孤听见动静，便赶来了。孤的后宫里，容不得这样乌烟瘴气之事。此次查出是谁所为，必不轻饶。」

躺在床榻上的严婉仪挣扎着起身，欲向阿南行礼，却浑身乏力，剧烈地咳嗽起来，脸霎时咳出病恹恹的潮红。

成灏忙道：「你身子不适，不必行礼了。」

阿南关切问道：「婉仪妹妹现下情况如何了？」

一旁的华医官道：「严婉仪娘娘今日喝下的补汤中含有半夏，所幸娘娘喝下去的不多，微臣及时催吐，龙脉保住了。严婉仪娘娘此番受了惊吓，催吐又伤着了肠胃，需好好调理一番。」

阿南道：「半夏是何物？」

「半夏是味药，有燥湿化痰、消痞肿的功效，但若有孕妇人误食，有堕胎之险。」

阿南叹口气：「还好龙脉无虞。余下的日子，有劳华医官多多照料严婉仪，务必母子皆平安。」

华医官忙道：「微臣必竭尽全力。」

严婉仪含泪看着成灏，道：「圣上，臣妾奉圣旨，千里迢迢，从南到北，入宫做了您的妃嫔。臣妾临行前，家父嘱托，既做皇家妇，勿以双亲残年为念，务必兢兢业业侍上，方不负圣上

眷爱隆恩。臣妾在宫中时日短，素来小心，莫说是各位姐姐，便是连宫人们都不曾得罪。何故有人容不得臣妾的孩儿？」

成灏听了这话，想起她父亲严璠「府门悬剑」的忠心肝胆，又想起她自进宫以来的婉顺体贴、温柔解语，心生不忍。他轻轻拍了拍她的手：「你放心，孤不会再让这样的事发生。」

他的面色有如乌云堆积的天空，风雨欲来。

「皇后对这件事，有何看法？」

阿南想，如果那时她没想明白小内侍的计谋，此时脱口而出的，便是对刘芳仪的怀疑了。

今晚这个暗处的举动，要么将火点到刘芳仪的身上，打压刘芳仪。要么，真相大白，非刘芳仪所为，中宫此时有失偏颇，亦会惹来不满。阿南上回便罚了刘芳仪半年禁足，若这回冤枉了刘芳仪，新旧怨气交织，刘家便会趁势做筏，岂能善罢甘休？圣上少不得治中宫一个失职之罪。

拉好了弓，推阿南做弓上的箭，横竖都有人倒霉。好细腻的心思。

阿南思忖一番，道：「圣上不如将此事交予内廷监彻查。」

成灏道：「皇后素来聪慧，对于此事，就没有自己的看法吗？」他站起身来：「严婉仪方才说今日的补汤入口有些凉，孤询问了送汤的内侍，才知，补汤从文茵阁过了一遍，才送到阅香殿来。那半夏是何时、由何人下到补汤里的？」

阿南道：「兹事体大，臣妾不敢妄猜。」乱石嶙峋，她一次次绕过，明哲保身。

成灏吩咐小舟：「去，传刘芳仪到此处来。」

小舟答应着，便去了。

半盏茶的工夫，刘芳仪面色仓皇地进来了。她约莫已经听说了严婉仪今夜发生了何事，一进门便跪在成灏面前：「圣上，您勿要听信奸人之言，冤枉臣妾啊。臣妾什么也没做，不知怎的就惹上这无妄之灾……臣妾实在是……」她说说着，哭起来。丝毫不似圣上妃嫔，俨然一个娇滴滴的官家小姐。

阿南心内叹道，刘芳仪的心智，丝毫没见长。

果然，成灏的面色愈发难看：「谁是奸人？谁冤枉了你？孤不过是传你来问问，罪名还没定，你倒是先说上这许多没油盐的话来。成何体统！」

刘芳仪止了哭，抽抽噎噎的，瞧着成灏：「圣上，臣妾满腹委屈……」成灏打断她：「孤问你，今晚那补汤是不是误送到了你的宫里？」

「是。」

「你骂了送汤的小内侍一通，是不是？」

「是。」

「自严婉仪有孕，你很是不满，私底下颇多怨怼，甚至说出上苍不公之语，是不是？」

「臣妾的意思不是……」刘芳仪见此苗头对自己不利，急忙解释道。

成灏厉声呵斥：「你只需回答孤，是，还是不是？！」

「是，但是臣妾没有坏心……」她仍在继续说着。

成灏却已经不想继续听下去了：「上回，你深夜请方士到宫中，欲行巫蛊之术，孤念及你父亲刘存劳苦功高，没有深究你的过错。皇后亦轻恕了你，只罚了你半年禁足。可你不仅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在后宫兴风作浪。刘爱卿如此勤谨恭肃之人，有你这样的女儿，真是家门不幸！」

他一挥手：「将文茵阁内上下所有宫人内侍，皆带到内廷监审讯，孤倒要看看，有没有招出实话。」

刘芳仪道：「没有做过，就是没有做过。审臣妾的奴才，臣妾也不怕。是非曲直，自有公道。臣妾相信，圣上您迟早会明白臣妾的清白。」

不觉已是子时。成灏扶额，道：「都退下吧。孤累了，今晚就留在阅香殿安歇了。」

阿南和刘芳仪跪了安，走出殿外。刘芳仪犹絮絮叨叨地聒噪着。

阿南抬头，见今晚月色明朗，照着院中的杏花。

早春杏花如繁星，洒一庭风月。

供词

三月初一，兴蚕事。一大早，阿南带着后宫诸人祭了嫫祖。回到宫内，还没坐稳，便遣聆儿去内廷监打听，刘芳仪的那些宫人审得如何了。

聆儿回来说：「内廷监的人嘴巴紧得很，什么也问不出。奴婢老远听见惨叫，似乎是动了重刑了。」

阿南想了想：「内廷监的掌事林观，最是个谨慎的人，若无旨意，他是不敢乱动刑的。看来，是圣上有话交代给他了。」聆儿道：「圣上这回是铁了心要审出个清白了。」

阿南握着一杯白水坐在檐下。宛妃款款地走进来，她用细碎的花骨朵给华乐公主编了个花环。华乐公主戴在头上，嘻嘻哈哈地笑着。

阿南道：「花儿还在打苞，你就将它们采了下来。过些时日，等它们全然盛开了，才好看呢。」

「臣妾跟娘娘想的不一样。花开到极处，反倒战战兢兢的，担心它几时凋谢。这样将开未开的时候，才最愉悦，最轻松，最美。」宛妃说着，坐在阿南身旁的藤椅上。

阿南愣了愣，叹道：「你说的倒也对。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无论多美的花儿，到最后，都是会落红归寂。」

宛妃低声说：「昨儿晚上阅香殿的事儿，臣妾都听说了。臣妾觉得，这是一个套儿，不是主要针对刘芳仪的。刘芳仪无宠无子，位分也不高，哪儿值得费这么大劲呢。」

「那，宛心你觉得，这个套儿，最想套住的，是谁？」

宛妃伸出一根手指。阿南瞧着，不置可否。

宛妃急道：「您不信吗？且等着吧。」

阿南抿了一口杯中已凉的水。宛妃似知道阿南在想什么，道：

「信不信的，有什么要紧？圣上心里对她存个疑影儿，有个忌惮，就够了。如今皇嗣稀薄，难免有人想打压异己，挣出头儿来。您细细想想，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会咬人的狗不叫。这汪水呀，且浑着呢。」

阿南不吭声。

不一会子，小舟从外头走进来，向阿南恭恭敬敬道：「皇后娘娘，圣上请您过去一趟。」

阿南起身。宛妃说了句：「这么快就审出来了。看来内廷监真是用了拿手绝活儿。」

乾坤殿内，龙涎香燃着。成灏看着一卷供词，见阿南进来了，说了声：「坐。」

阿南行过礼，告了座。成灏将供词递与她。阿南认认真真的看完，问道：「圣上信这供词吗？」

成灏握着手中的白玉盏，沉声道：「孤不愿信，也不愿不信。」他喝下盏中的花酿，道：「现时，诩儿是孤唯一的儿子，又是皇长子。孔良吗，是与孤从小一起长大的，孤一直很器重他，他现在身居要职，管着宫廷禁卫。就算灵雁和孔良不往这方面想，难保孔家阖府不想。就算孔家阖府不想，也难保没有体己的人替他们想。但——」

他将白玉盏在手中转动着：「但亦不排除是有旁人在搞鬼。所以，孤说，不愿信，也不愿不信。孤小的时候，曾听母后说过一句话，凡事留一线。」

没错。那供词上牵涉到了孔灵雁和孔良。那会子宛妃伸出一根手指，就是指皇长子。宛妃猜的是对的。

供词上写，刘芳仪曾经在中宫开口「犯上」，与孔灵雁有争执，孔灵雁一直没有释怀。此次，进宫不久的严婉仪有孕，孔灵雁担心她来日生个皇子，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便想出一箭双雕的计策。汤从文茵阁过，刘芳仪脱不了干系。这招既除去了严婉仪的胎，又除去了刘芳仪。

这供词倒是滴水不漏，据说是刘芳仪的梳头宫女所招。她自言，刘芳仪脾气不好，待下苛刻，而祥妃娘娘出手大方，脾气温和，所以，她名为文茵阁的宫女，实则为了祥妃娘娘做事。这回，被打得受不了，十根手指头近乎残了，才不得已，供出祥妃娘娘。

阿南道：「圣上您何不让这梳头宫女与祥妃对质？」

成灏轻轻叩着窗棂，上京三月的微风吹进来，裹挟着草青气。

「她在内廷监掌事刘观带她去往雁鸣馆对质的路上，自尽了。且是用袖口藏好的毒自尽的。她说她为仆不忠，无颜面对祥妃。临死的时候，还挣扎着，往雁鸣馆的方向磕了个头。」

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间以得行。阿南冷笑，这番苦肉计真是做绝了。

「孤记得，去年，在凤鸾殿，刘芳仪确实与祥妃有过口角之争，是不是？」

「是。」

这件事闹得动静不小，当时小嫔还抱着华乐去尚书房请罪。成灏记得挺清楚。

不得不说，此番计谋，处处熨帖，每一处都算得精妙。这支箭何止双雕？如果阿南稍稍不稳成，被裹挟其中，那便是四雕。

会咬人的狗，果然是不叫唤的。

当下，阿南轻声问道：「圣上打算如何？」成灏在屋内来回踱了几步，复又坐下来：「孤不会因为这张供词就治罪于孔家兄妹。但，孤亦会对严婉仪腹中的胎儿更谨慎。今日，孤唤你来，便是想与你说，让严婉仪孕期搬去凤鸾殿的侧殿居住吧。你素来是个稳妥的人，孤放心。想来，有你照料，龙胎定能无虞。不管是谁，都迫害不得。」

这是个烫手山芋，但阿南却不得不接。阿南俯身：「是。臣妾遵旨。」

成灏将那张供词轻轻地藏到书案之中，冷笑了一声：「孤已下令给内廷监的掌事林观，让他不得开口对任何人言及此事。若这件事果然是孔家做的，这供词来日就是他们的催命符。若这件事不是孔家做的，这供词便是做局之人的催命符。」

阿南脑海中闪过黑美人那张南域风情的脸。从此，竟要与她一殿同住了。

「明面儿上，内廷监掌事林观会告诉宫里的人，是刘芳仪苛待宫女，宫女往严婉仪的汤里投了半夏，想害主子。被查出后，赐死了。此事，就先这样吧。」

就像碎了的瓷片，被扫帚暂时扫到角落里。但这些瓷片并没有消失，随时都会割伤路过的人。但目前来说，已经是最妥当的法子了。

成灏皱眉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孤不要求这宫中的水完全清澈，但孤希望，孤所信任的人，是干净的。」

严婉仪搬到了凤鸾殿的西偏殿。

成灏为了安抚她此番受的惊吓，也为了彰显龙胎之喜，将她的位分升至三品婕妤。严婕妤自言隆恩浩荡，受之有愧，故而，一应婕妤的袍服皆束之高阁，仍旧穿着婉仪的五品服制。一应宫人、物品的规制，还按照从前的来。

她把姿态放得很低，不骄矜，不恃宠。宫中上下都对她颇有好感。

刘芳仪经过此劫，满心满眼认为子嗣最重要。她求子之心日盛，成日往医官署跑，各种补药，轮番儿吃，企盼能早日有孕。

刘存听闻了女儿在宫中的事，于淮河水岸，上表一封，字字泣血，言辞恳切，慈父之心，跃然纸上。

「老臣身负百姓之命，风烛残年，昼夜不敢安歇，身多病痛，死不足惜，唯念清漪。老臣年高方得此女，教养有缺，万死难赎.....」

成灏读来，颇为不忍。想起昔年刘存治理水患之时，曾不惜身浸水中，乃至落下了风湿寒痛，一双腿在朝堂之上站也站不直。

刘芳仪虽是娇纵了些，倒无大过。成灏遂往文茵阁多去了两趟。

最平静的，是雁鸣馆。孔灵雁对宫中的事一概不知，也一概不关心。她无微不至地照顾诰皇子，养着腹中胎，每日除了去中宫请安，哪儿都不去。成灏来，她欢喜。不来，她也不埋怨。

雁鸣馆的掌事宫女芷荷，忠心而体贴，像只母鹰一样，护着自己的主子。自从严婉仪腹痛一事传开后，芷荷对雁鸣馆一应入口之物查得更精细、更严格了。生恐有人动手脚。

转眼，十月了。严钰和孔灵雁都将生产。医官为她们算的产日相距甚近，只差着三天。

阿南嘱咐聆儿：「好生瞧着西偏殿，本宫这桩任务快要完成了，莫要末尾出什么岔子。」

双喜

华乐公主两岁有余了，如今步履渐稳，能说出清晰的句子了。她瞧着阿南，又瞧着聆儿，道：「母后，哪条河快要蹚完了？铄儿怎么没看到母后蹚河啊？是宫里的御湖吗？聆儿姑姑带铄儿去好不好？」

阿南抱女儿在怀，轻声道：「侧殿的严娘娘和雁鸣馆的孔娘娘都快要临盆了，铄儿快要有弟弟妹妹了，开心吗？」

华乐公主将稚嫩的脸贴在母亲的脸上，说：「儿臣开不开心的，有什么紧要。横竖不是中宫的孩子，不是母后您的孩子。」

阿南的心颤了颤。华乐这般小，竟能看得这样的明白。

女儿的早慧让她有些不安。她想，以后无论跟聆儿商量什么，都要避开华乐才好。她希望女儿这一生能做个心思简单、快乐的人，走的路都是坦途。就如同她记忆里的小黄莺一般。

「铄儿，母后同你父皇是夫妻，你父皇所有的孩子，也都是母后的孩子，亦都是你的亲人。你身为长姐，应爱护每一个弟弟妹妹。」阿南伸出手，摸了摸华乐的头。

「嗯。」华乐点了点头。

「母后，催产是什么意思？」华乐忽然问着，漆黑而明亮的眼里带着好奇。

「催产？」阿南看向聆儿，聆儿连忙掩了门。

阿南问道：「铄儿，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两个字的？」华乐歪头道：「儿臣上回在庭院里捉蝴蝶，经过侧殿，听到严娘娘身边的珊瑚姑姑说的。」

珊瑚是严钰从南方娘家带来的陪嫁丫头，亦是她身边的掌事宫女。阿南思忖一番，笑向华乐道：「想来是珊瑚姑姑说的玩笑话，当不得真。铄儿，御膳房的人晌午送来了甜糕，让乳娘带你去吧。」

华乐欢喜地随乳娘去了。

孩子的身影走远，阿南的眉头蹙了起来。聆儿道：「奴婢问过华医官，严婕妤的产期比祥妃娘娘的晚三天。她为什么想要催产？难道仅仅是想让自己的孩子齿序上长于祥妃娘娘的孩子吗？可就算再长，也长不过祥妃娘娘的皇长子去，有什么意义呢，值得催产？」

阿南摇头：「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一向里伺候严婕妤腹中之胎的是医官署的贾医官，晚间唤他来正殿给本宫请脉吧。」

「是。」

严钰自搬来凤鸾殿，这一向里倒还风平浪静，对阿南亦毕恭毕敬，看不出任何的异样来。此番生产，定要平顺渡过。

凤鸾殿里，绝不允许出任何意外。

阿南走到檐下，站立着。

深秋的黄昏，夕辉尽染，云彩在天际变幻着，时厚时薄。庭院里，叶枯枝瘦。松柏依然苍翠，在昏黄的天色下，迎着飒飒秋风。

阿南看了一眼偏殿，安安静静的，瞧不出任何端倪。可阿南莫名觉得，这平静底下，酝酿着什么，筹谋着什么。

她闻到了不安分的气息。

晚间，贾医官来了。阿南扶额坐在殿中。

贾医官跪在地上，行了礼，请过脉后，小心翼翼问道：「娘娘您觉得何处不适？」

「头疼。」

「微臣才疏学浅，从脉象上看，未诊出娘娘有何不妥。为保万一，还是请华医官来瞧瞧吧。他比微臣见识广，医术高。」

阿南依旧扶着额，没有抬头。

「贾卿，你是顺康十年经司药监选拔，考进医官署的，到现在，有六年了。」

贾医官听了这话，不明皇后娘娘是何意，战战兢兢地答了声：「是。」

「你入医官署的时候，已经四十五了，跟同僚比，算是比较晚。因为你连考了二十年，才通过选拔，对吧？」

「是。」贾医官擦着汗，他不明白，为什么皇后娘娘将他的底细查得这样清楚。他只是医官署一名普通的医官，素来没有拔尖出众、惹人注目。今晚，还是他第一次来给皇后娘娘请脉。

「本宫觉得，连考二十年都没有放弃的人，一定是颇有毅力的人。」

「娘娘过奖了.....并非微臣有毅力，只是.....只是天资愚钝.....同样出身杏林，华医官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已经颇有建树了.....」明明是深秋，贾医官头上的汗却越来越多了。

阿南抬起头，淡淡笑道：「贾卿休要妄自菲薄，华医官有华医官的好，你也有你的好。你年纪长些，行医用药更保守、稳成。这大约是严婕妤为何选你伺胎的原因吧。」

「娘娘.....娘娘过奖了，微臣.....微臣惶恐。」

阿南道：「本宫曾听人讲过一言，易得之事，易失去。难得之事，难失去。贾卿，你如此艰难得来的差事，想来，不会轻易失去。」说完，阿南摆摆手：「本宫说了这会子的话，起了乏，你下去吧。」

贾医官连忙磕头跪安。

灯影憧憧。聆儿道：「娘娘，您觉得这位贾医官有鬼吗？」

阿南凝神道：「本宫觉得，他并没有得到严钰的重用。好些事，他是不知情的。他不是严钰的同谋。严钰之所以指明让他伺胎，并非因为他医术高超，只因他胆小，怯懦，好糊弄。能在他眼皮子底下浑水摸鱼……」

说到「浑水摸鱼」这四个字，阿南猛地一凛。

难道……她似乎明白了什么。严钰城府颇深，并非争无谓高低之人。她想催产的原因，绝不是因为她想与孔灵雁抢个齿序先后，而是因为，她想跟孔灵雁同时生孩子！

浑水摸鱼，此其时也。

「告诉孔良，这几日盯紧雁鸣馆和凤鸾殿，一旦发现可疑之人，立即拿下。」

「是。」聆儿答道。

思患而预防之。阿南决定，余下的每一日，都时时盯紧侧殿，盯紧严钰。

十一月，又叫霜降月。北方的天儿，愈发冷了起来。

初五日，上京下了第一场雪。起初，是飘洒着细碎的雪粒，到晌午，雪花飞扬起来，如柳絮一般，很快铺满了宫廷的角角落落。举目望去，白茫茫的。

成灏命小舟往中宫送了一簋荷香炭，此炭乃云梦国所贡，以荷花与百年老树所制，燃之，荷香清幽，在此严寒之际，有如身置荷花丛中。竹叶一尊酒，荷香四座风。

阿南笑向小舟道：「跟圣上说，本宫谢他惦记，有心了。」

酉时，天色暗了下来。突见有内侍来报：「皇后娘娘，雁鸣馆的祥妃娘娘腹痛发作，约莫是要生了。」

阿南起身，想了想，复又坐下。她跟聆儿说：「你去。守着雁鸣馆。」

「是。」

不出所料，半个时辰后，侧殿也有了动静。珊瑚来报：「皇后娘娘，严婕妤娘娘方才见了红，约莫是要生了！」

「哦？比医官们算的产日早了几天呢。」

「是，妇人生产之事，原是说不得的，没有准数儿。」珊瑚急急道。

阿南道：「去，唤医官、喜婆过来。」

珊瑚答应了，匆匆去了。

凤鸾殿忙乱起来。宫人们进进出出的，端着铜盆的、添炭火的、从御膳房传汤汤水水的……

阿南站在侧殿门口。突听不远处，一个小内侍仓皇喊了一声：「华乐公主！」

阿南本能地向前疾步跑去，铄儿怎么了？缘何这个小内侍叫得这么慌张？又听御湖边隐约有落水声。

不好！这天寒地冻的，万一铎儿掉入御湖中可如何是好？

电石火光间，几名宫人提着御赐的食盒走入侧殿。待阿南赶至御湖边，确见有孩童落水，但并非华乐公主，而是一个瘦弱的小宫人。她奔回凤鸾殿，见一名小内侍抱着华乐公主道：「公主，您吓死奴才了，您爬那么高干什么呀……」

「怎么回事？」阿南沉声问道。

小内侍跪在地上，自己打着自己嘴巴子。

「回皇后娘娘，方才，奴才带着公主堆雪人玩儿，公主竟悄悄地爬到树杈上，奴才该死，是奴才没有好生看着，奴才有罪……」

阿南蹲下来，柔声问道：「铎儿，是这样吗？」

「是，母后，儿臣刚刚好像在树上看到了小鸟。」

「现在是冬天，怎么可能有鸟呢？」

正在这时，侧殿传来一声高叫：「严婕妤生了！是个皇子！」

须臾，聆儿从雁鸣馆小跑着回来：「娘娘，娘娘，祥妃娘娘生了，是个公主！」

顺康十六年冬月初五。

上京。初雪。

宫中双喜降临。

皇三子成询与二公主成锦，同日同时而生。

诡

阿南走进侧殿的时候，闻到一股产妇特有的腥甜味儿。

帘子掀开，冷风钻进来，躺在床上的严钰下意识地掖了掖被角。

阿南面色清冷地看着她。乳娘笑着将孩子抱到阿南的跟前儿来：「皇后娘娘您瞧瞧，三皇子长得俊着呢，瞧这额头，多饱满。小脸儿方方正正的，像圣上！」

阿南瞧着那婴孩儿，初生儿的皮肤尚还皱皱巴巴的，脸的确很方正。成灏便是自小长着这么一张方正的脸。

阿南一步步走向床榻，严钰迎上她的目光，眼神坦坦荡荡，无一丝畏惧。

阿南坐在床榻边，轻轻说了声：「恭喜妹妹了。」严钰颌首：「皆仰皇后娘娘庇佑。」

早在几日前，成灏便在礼部送上来的几个字里选了四个字。询、谅、锦、钥，按齿序，三皇子，应得「询」字。

阿南笑了笑：「妹妹，询，在《说文》里作谋，在《尔雅》里作信，是个藏着机巧的字。」

严钰道：「只要圣上所选，便是极好的字。行三或是行四、皇子或是公主，臣妾都心存感激。菩萨给的福气。」

这时，听得内侍通传：「圣上驾到——」

成灏快步走进来，阿南起身，弹落他身上的雪：「内侍们打伞没有好生打，圣上肩头落了雪。」成灏笑道：「并非没有好生打，今儿晚上风吹得大。孤在乾坤殿中，听到窗户呼啦呼啦地响。」一旁的小舟道：「老天爷也知圣上您今日大喜呢。」

乳娘将三皇子抱到成灏身边，成灏接过。乳娘跪在地上：「恭喜圣上。」满屋子都随她跪在地上，一片齐齐的庆贺之声。

成灏道：「伺候严婕妤的上下所有人等，赏。」宫人们欢天喜地道：「谢圣上恩典。」

成灏瞧着严钰，叹道：「你倒是个有福气的。离医官所说的产日还有几天，便临盆了。询儿生得如此顺利。孤记得灵雁生洗儿的时候，生了一天一夜，吃了不少的苦头。调理了数月才缓过来。想来，是灵雁身量娇小的缘故。」这一点倒是实情。孔灵雁身量娇小，严钰则体型修长。

严钰抿了抿苍白的嘴角，道：「臣妾昨晚儿上做了个梦。」

「哦？」成灏饶有兴趣地问道：「什么梦？」

「臣妾梦见一个园子，院子里有鹿，还有鸟。小鹿蹦蹦跳跳，鸟的羽毛白白的，就像.....就像雪花一样。」

成灏仰头笑起来。「好，好，好。」他连道了三声「好」。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嚯嚯。此句出自《大雅·灵台》。君爱民来民拥君，全诗一派周文王时期仁人治世的安乐祥和。成灏听之，自是喜悦。少顷，他起身：「孤去雁鸣馆瞧瞧灵雁，皇后与孤同去吧。」

乾坤殿与中宫相距甚近，想来，他是就近先来的此处。

阿南起身，同成灏一起往外走去。严钰连同侧殿一众人等道：「恭送圣上，恭送皇后娘娘。」

雪停了。雪光映着月光，白皑皑地照着宫廷。夜来的朔风，似乎把这满地的积雪吹冻了，踏上去，簌簌作响。

半轮月在几片稀松的云中浮动，像是宫廷中的女人们满腹心事掖在眼里、似笑非笑的脸。几点疏星远远地躲在天角，窥着人间。

阿南的木屐在雪地里晃了晃，成灏猛地回头，一把拉住她的手：「小心！」阿南冰冷的手触摸到成灏的温度，她笑了笑：「谢圣上。」

「路不好走，传轿辇吧。」成灏道。「别。」阿南连忙阻止他。她不想坐轿辇，她贪恋他掌心的温度。

「许久没跟圣上一起走走路了。今晚的月色，这样好。」

「嗯。」成灏点点头，牵着她，继续往前走。

今晚，宫里两个女人生孩子。与她有关，又与她无关。她是一个应该欢喜却又无法欢喜的人。

他与她闲话着家常：「阿钰那个人，聪明，但没有宛妃的泼辣，她进退有度，火候刚好。」

「圣上觉得好，就好。」

「官场上的事，最是复杂，守住初心的人太少太少。许多人，怀着济世的心入仕，可到最后，仍难抵富贵，裹挟于淤泥之中。孤多方查访过，阿钰的父亲是难得的清官。严家是官场最清贫的人家儿。阿钰出身如此家庭，德行定不会差。」成灏的话语间，似在告诉阿南，与胡宛迟、孔灵雁比，他觉得严钰更让人放心。

阿南想把内心的疑惑告诉成灏，可她发觉，竟一丝证据也无。若无凭无据，捕风捉影，倒显得她搬弄是非，胡言乱语了。

阿南沉默着。她内心一遍遍地回想着严钰生产前的情景，那转瞬即逝的诡异，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幻觉呢？

不一会儿，到了雁鸣馆。孔灵雁安安静静地躺在榻上，掌事宫女芷荷忙前忙后地张罗着。

成灏与阿南走入殿内，众人行礼。

华医官禀道：「祥妃娘娘生产之时，用力过度，体力不支，昏过去了，但身体无碍。圣上与皇后娘娘请放心。」

乳娘将公主抱了过来。成灏抱了抱那粉雕玉琢的小公主，按规矩赏了诸人。

片刻，见孔灵雁一直未醒，成灏便起身。他跟阿南说：「那会子与兵部尚书商议陇西屯兵之事，尚书房还有许多奏本没有阅完，孤先去了。现时不早了，你也早些回宫陪铄儿歇息吧。等明儿，灵雁醒了，孤与你再来瞧她。」

阿南道了声「是」，起身，与众人一起恭送成灏离去。

成灏走后，阿南行到外殿，问孔良：「阿良，今晚你是否一直守在这里。」孔良点头：「是。」

「可有异样？」

孔良摇头：「无有异样。」

阿南怅然若失地回到凤鸾殿。她觉得脑子里的疑惑明明快要溢出来了，可偏偏眼前的一切告诉她，什么都没有发生。

华乐坐在榻上玩一个小小的木球。她口中念着：「好吃的。西边。」阿南问道：「铄儿，你说什么？」

「内侍拎着好吃的给严娘娘。他们从西门来。」

御膳房明明在东侧。

新鞋

阿南缓缓地坐到华乐身旁，轻声问道：「铄儿，你今日爬到树杈上，看到了鸟，是吗？」华乐抬起头，认真地答：「是。」

「那铄儿告诉母后，你今日看到树上的鸟，是什么样的？」

「嗯，它小小的，白白的，一下子就不见了……」

在这样寒冷的天儿，飞在宫廷中的鸟，想来是信鸽了。阿南记得小时候曾听老祖父说过，冬日里的信鸽个子会小一些，但耐力好。今日，落了雪，天地白茫茫的一片，鸽子也是白的，在雪中飞，很难被发现。且今日宫中两名妃嫔生产，宫人们来来往往，乱糟糟的，谁又会注意到雪地里的一只小小信鸽呢？

但孩童的眼睛是干净的、纯粹的。华乐今日跟小内侍在庭院中堆雪人，看到小信鸽，便追上去了。那小信鸽稍作停顿，便飞走了。

「信鸽飞往什么方向呢？」

「往西。」

严钰生产之时，往来于侧殿的内侍非常杂。有内廷监的、有御膳房的、亦有圣上从乾坤殿遣来的，面孔多而乱。

那几个拎着食盒的小内侍，阿南眼角的余光略打量过，是穿着御膳房的服制。阿南思忖了一番，问道：「铎儿，那几个从西边来给严娘娘送吃食的小内侍，你还记得他们的模样吗？」

「记得。」华乐很笃定地答。阿南吩咐聆儿：「去，把内廷监掌事林观叫过来。」

翌日，以找寻公主遗失之金弹弓为由头，阿南抱着华乐看遍了宫中所有的内侍。

然后，每一个，华乐都摇头，说不是。那几个小内侍是何处凭空出来的呢？

西。阿南从凤鸾殿一步步往西走，西边是御湖、花房，再往西走，便是一些旧时前朝妃嫔们住过的闲置庭院，以及内廷监。末了，是西宫门。西宫门戍守森严，一日三班，十二个时辰，皆有侍卫把守。

阿南查看了当天的记录，无人从西宫门进，亦无人从西门出。

怪了。那几名内侍，既不是宫中的，那他们是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呢？为何能在宫中如此妥当地隐蔽着呢？

风吹在阿南的脸上。上京冬日的风仿佛一只沧桑的手，粗糙，刮得脸疼。

寒风淅沥，遥天万里，黯淡同云幂幂。严钰借着腹痛之事，搬来凤鸾殿。无形中，她在利用凤鸾殿、利用阿南做她的帷幔，仿佛为她的生产加了一层保障。孩子是在中宫生的，若来日发现有何异样，中宫焉能免责？

这个女人，竟从二月间，便想好了这一切。

阿南踱步回到凤鸾殿。侧殿沉浸在三皇子降生的喜气中，宫人们眉梢眼角都流淌着欢欣。

阿南迈入正殿，聆儿迎上来，递上手炉与热水：「这么冷的天儿，娘娘去哪儿了？竟没有唤奴婢一声。」阿南笑笑：「本宫在宫里随意走走。」

聆儿道：「方才，孔大人来了，见您不在，便走了。」

「哦？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他说，雁鸣馆的荷香炭被盗，芷荷恼得哭了一场，甚是自责。祥妃娘娘昨日昏迷到后半夜才醒，一直是芷荷贴身伺候着，照料祥妃娘娘、照料公主、照料诰皇子，无有不尽心的。祥妃娘娘说，炭是小事，再金贵的炭也没有人金贵，这事儿，便揭过不提了。圣上若追问起来，还请皇后娘娘您美言几句，多担待些。」聆儿说着，往铜盆里又添了块儿荷香炭。

荷香炭是云梦国所贡，不易得，拢共才三篓。圣上那日令人将一篓送到了阿南这儿，另外两篓送给了生产的孔灵雁和严钰。

这荷香炭是极金贵的。想来，心宽仁厚的孔灵雁害怕自己的婢女因弄丢了此炭而受责罚，便特意命兄长来告知阿南。

「嗯，本宫知道了。」阿南闭上眼，歪在软榻上。

聆儿拨弄着炭盆里的火，道：「寻常一块儿炭，烧一会子就没了。荷香炭一块儿能烧许久，真真儿是好东西。」

阿南眼睛忽地睁开：「聆儿，你昨儿在雁鸣馆，闻见荷香炭的气味了吗？」

「您昨日让我盯着雁鸣馆进出的人，奴婢眼睛一霎都没错开，就.....就没注意里间是否燃了荷香炭。」聆儿努力回想着，「不过，奴婢是觉着里头的香气挺特别的。有荷香，还掺着一股子奴婢说不出的味道.....」

阿南摸出卦签来。虽说父亲临终前再三叮嘱过她「无事莫测，不可妄测」，但她这一次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费解和那如同置身于一片大雾中的迷茫。

卦象乱极了，时凶时险。就像在山林中行走，每回阿南以为即将看到了什么，往前走，却又是一片更深的丛林。

她耳畔似乎响起了梦中白衣女子的话：「该来的，总会来。天意，便是连仙家都不可违，凡人又能奈何？」

阿南瞧着窗外的萧瑟，恍了恍神，她还是想弄清楚这一切。

借一缕清风，吹散这迷雾。

冬月初八。

三皇子与二公主洗三的日子。

成灏嘱内廷监大办，宫里头热热闹闹的。

孔灵雁的精神头儿似恢复过来了，她怀抱着锦公主，芷荷站在她身边，抱着诰皇子。儿女双全，喜之不尽。

孔灵雁心思素来不在争宠上头，一心扑在孩子身上。诰皇子几乎是她亲力亲为养大的，故而，跟母妃很亲，一刻也离不得。

诰皇子刚学会走路，蹒跚着，成灏唤他到身边，他瞧着母妃，迟疑不敢上前。

成灏见状，难免皱眉，他抿了口酒，开口道：「灵雁，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男孩子家，多摔几跤，怕甚。越摔打越好。养成娘怀里的娇娃，将来怎么打弓上马？」

孔灵雁脸红了。她俯身道：「是。」

成灏又偏头，向严钰道：「将来，询儿的教养也要注意。皇子不比公主，公主千般娇纵都应当，皇子若教坏了，误邦误国。」严钰忙道：「谨遵圣上教诲，臣妾铭记心中。虽居绮罗丛，却不可娇养询儿。适当饥寒，亦不为过。无论何时，都不能忘了祖宗们栉风沐雨打江山的难处，也不能忘了皇家男儿的本分。」

成灏点头。

孔灵雁越发窘了。她说不出讨巧的话来，只知身为母亲的本能，便是疼爱孩子。

阿南瞧着孔灵雁身旁的芷荷。自上次拼死护皇子，她深得孔家兄妹的信任，在雁鸣馆说话很是有分量。她却依然穿着朴素，纵是主子赏了金银，她亦是戴着木钗环。

阿南突然想，这样一个谨慎的人，怎么偏就弄丢了荷香炭？

阿南仰头，饮下杯中的温水，命聆儿将芷荷唤到身边。芷荷行了礼，恭恭敬敬问道：「皇后娘娘您唤奴婢何事？」

阿南笑道：「祥妃此番生产，里里外外，辛苦你了。」芷荷道：「皇后娘娘过奖了。这是奴婢应尽的本分，不值一提。」

「得此忠心耿耿之人，真是祥妃的福气。」阿南叹了一口气，又道：「祥妃生产吃了苦头，想来畏寒。本宫的身体倒素来好得很。便将凤鸾殿的大半簋荷香炭拿到雁鸣馆去吧。」

「荷香炭」这三个字，令芷荷的面色有过一霎的凝滞。她想了想，跪地道：「奴婢代主子谢皇后娘娘恩典。」

雁鸣馆原来的那簋荷香炭丢了，是真的丢了呢，还是在掩盖什么？那一晚的荷香炭，究竟怎么了？阿南被自己的念头震了震。在戒备如此森严的雁鸣馆，的确只有这么一个突破口。

芷荷，这个阖宫皆知的忠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阿南不动声色地唤来孔良。她意外地发现，孔良的脚上，竟穿着一双绣着祥云的官靴。针脚细密，做工精致，每一片云朵，形状都不同，费极了心思。

这官靴绝不是内廷监所发放的。

阿南淡淡道：「阿良，新鞋子甚好。」孔良似没想到阿南注意到了他的鞋，讪讪地笑笑：「闲置家中数月了。昨儿官靴被雪水打湿，便顺手换了这双。」

阿南道：「孔夫人做的吗？针脚真好，宫中一等的绣娘都比不上。」

孔良挠挠头：「不是。是芷荷做的。」